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语言

纪念版

论语言的起源

〔德〕J.G. 赫尔德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论语言的起源

[德] J.G. 赫尔德 著

姚小平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言的起源/(德)J. G. 赫尔德著;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语言学)

ISBN 978-7-100-13694-5

I. ①论… II. ①J… ②姚… III. ①语言起源—研究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989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论语言的起源

[德] J. G. 赫尔德 著
姚小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694-5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4

定价:20.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 序

一

人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初民社会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所以人的语言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这一神力的恩赐。在西方，典型的语言神授说见于《圣经》，并且由于《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而成为从宗教到学术各界的正统说法。直到 17、18 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同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E. B. de Condillac, 1714—1780），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赫尔德（J. G. Herder, 1744—1803）。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中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卢梭在 1775 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论及同一问题，后来又专门写了一本《论语言的起源》，在他逝世四年后问世。

18 世纪中叶以后，语言起源问题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焦点，许许多多学者加入了辩论的行列。1769 年，柏林普鲁士皇家



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争。一年后,最终有三十篇论作呈交科学院。在这些用德文、法文或拉丁文写成的论作中,有六篇受到评审人士称赞,还有一些被认为写得不错,但是获得科学院奖并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只有一篇,那就是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

在这部著作里,赫尔德分析了以往有关语言起源的各种理论或假说。重点的对象有两个。一方面,他驳斥了苏斯米希(J. P. Süssmilch, 1708—1767)的神秘主义观点。苏斯米希时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754年写过《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而只能是上帝的发明》一作(1766年出版于柏林),狂热地维护语言神授说。另一方面,赫尔德批评了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国哲学家非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搅乱了正常的思路,使本来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变得不可解释。

二

苏斯米希的推理是: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的机理和精巧的组织,可以归简为二十个左右的符号(即字母),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造出它来。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那时,在赫尔德,要驳倒它并非易事,因为他不能像我们一样持无神论的立场。他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甚至也不否认人类为上帝所造。他抓住苏斯米希借以立论的一条根据,即人类语言的完善性,指出苏氏的理解



彻底错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语言像苏氏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他列举了一系列经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人类的言语器官所能发出的语声是极为丰富多样的,任何现存的文字都不可能把语声悉数记录下来并加以准确的描述。更不必说,文字相对于有声语言历史是较短的。

其次,拿希伯来语这种常常被视为上帝最早造就的语言来说,它的文字系统缺陷就更大了。希伯来文是辅音文字,并不记录元音。

再者,人类语言最初一定非常粗陋简单,充满感性的成分,缺乏抽象的表达。这一点可以从现代语言中的某些遗迹看出来,也可以从许多现代土著部落的语言上获得印证。

既然人类语言有那么多缺陷,赫尔德问道,它怎么可能出自完美无缺的上帝之手呢?语言神授说看似敬神,实则是对神的完美形象的亵渎。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人的语言,而是人的心智:



“神造就了人类心灵,而人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言。神的崇高本质映现在人类心灵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言的创造者。所以,只有承认语言源出于人类本身,才可以说,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神的作品。”(Suphan, V. 146)^①

赫尔德就这样巧妙地反驳了苏斯米希一派的语言神授说。

^① 指 Bernhard Suphan 编的《赫尔德全集》(*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amtliche Werk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1913)第五卷上的页码。以下引注时只标明页码。

三



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他假定,有两个新生儿孤立生活在沙漠中。他们会很自然地开始相互交往,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最早的词的意义就约定俗成了。在赫尔德看来,孔狄亚克的理论假说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解释,因为,像沙漠中的两个婴儿这样的事例是极不自然的,严格说是不可能的。他质问道,既然孔狄亚克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知识和语言的自然发展,怎么可以从如此不自然的假设出发呢?

4

卢梭和孔狄亚克一样,也主张约定俗成或社会规约说。赫尔德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提,而选择本身无疑已是一种理性行为。由于语言的运用为理性行为所必需,语言当然也是达成任何社会规约的先决条件。即便存在某种约定,那也只能是人与自身的心智的约定。显然,赫尔德无意从人的社会环境中寻索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语言始终是“社群的语言”(eine Völkersprache)。他相信,即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人也必须发明语言,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针对苏斯米希的神秘主义立场和孔狄亚克、卢梭的社会规约假说,赫尔德提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事实为依据探索语言的起源。他强调,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

四

赫尔德的论文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5)

这句话已成为语言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它是一个断言，暗含着三个论点：1)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2)动物也可以有语言；3)人类语言从动物语言演化而来。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里，赫尔德详述了这三个论点。

动物是感觉的生物，而人首先也是感觉的生物，感觉是人和动物的共性。即使在孤立独处的境况下，他们也都需要表达痛苦、快乐、欲望等情感。高等动物像人一样，自然而然地使用声音作为表达的手段。这些野性的声音，尖啸、呻吟、喊叫等等，照赫尔德的说法已是一种语言。在我们人类的语言里，至今还可以发现这种初始语言的痕迹——感叹词和摹声词。

如此说来，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语言是从表达情感的自然发声演变而来的。赫尔德把人与动物曾经共有的那种语言称为“自然的自发语言”，它与人类今天使用的语言已完全不同。虽然人类语言还保留着一些自发语言的成分，但这些成分不属人类语言的本质构造，或用赫尔德的话说，它们不是人类语言的根茎，而是滋润根茎的树液。

那么，什么才是人类语言自己的根茎？人类语言如何从动物语言演变过来？赫尔德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试图回答这两个



问题。

每一类动物都有某种特殊的本能,即天生的能力。例如,蜜蜂生来会营造蜂房,蜘蛛生来会织网。这类本能总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赫尔德指出,一种动物的活动范围越有限,就越不需要语言。比之动物,人的本能非常弱小,但正因为失去了本能,人才得以扩大生活的领域,提高自由的程度。为了创造语言,人必须拥有某种并非本能的内在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即赫尔德所谓“悟性”(Besonnenheit)。Besonnenheit 是赫尔德通篇论作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把它译为“悟性”,或许不是很贴切的译法。要理解赫尔德的这个概念,最好是弄清他本人赋予了它哪些含义。根据他的阐述,悟性有五个特征:

1) 它为人类所独有;2) 它是一个整体;3) 它的作用既是自发的,又是有意识的;4) 它的基础是感觉;5) 它是为语言而预先设计的。

下面我们逐点分析。

1) 悟性是纯人类的能力,而动物只有感觉能力。悟性与感觉能力不是程度的差别,也不是力量大小的差别,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据此,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绝对的。悟性是人类的内在属性,而语言则是人类的外在标志。

2) 悟性是全部人类力量的总和。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并不重要。称为“理性”或“知性”也好,称为“智能”、“意识”也好,都无不可。重要的是必须记住:悟性永远以绝对完整、高度和谐一致的形式存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把它的活动按其功能来分类,但事实上它是不可分割的。自一开始,悟性就已包含着日后持续发展所必



需的全部要素。赫尔德把悟性的这一特点比作一粒种子的生命力。种子虽小,却能孕育出整棵大树。

3) 人初次本能地运用悟性,便创造出了语言。语言的创造是一个自发的、自动的过程,就像胎儿经过躁动,注定要出生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造出第一批词,人必须集注意力于物体,分辨和确定物体的特性。这种认识活动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赫尔德说:“悟性的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它的初次表现就是词,而由于词的出现,人类语言就发明了。”(34)

4) 悟性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人唯有借助感官,才能生存于客观世界。赫尔德提出,所有的感官都是悟性的认知渠道。尤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悟性没有感官就寸步难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感觉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他反复表示,感觉是一切概念和抽象表达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在接受外部刺激时,听觉是最重要的官能,就语言而言,也主要是经由听觉、声音上升至抽象。

5) 作为一个均衡协调的整体,悟性是预先设计好的,它的存在目的便是要造就语言。虽然赫尔德也谈到人的演化发展,但他深信,人类悟性或心智的种子是由上帝埋下的。在论文将近结束时他说得明白,悟性之所以发展起语言,是因为它必然要作为上帝最完美的形象而发挥作用。显然,赫尔德也未能摆脱(或是不愿公开抛弃)由来已久的基督教创世观念。

赫尔德的“悟性”,使人想起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和康德的“先验范畴”。区别在于,“悟性”不是确定的观念或范畴,而是一种先定的认识倾向,一种对观念、印象进行区分和组织自然禀赋。由



于在赫尔德看来,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

希望以上分析能帮助读者大抵把握赫尔德的“悟性”这一概念。尽管我们做了种种描述,Besonnenheit 仍然是他的这篇论文中最不易定义的概念,因此也是最难找到适当译名的词。赫尔德本人并没有给它下过严格的定义,往往将它与 Vernunft(理性)、Verstand(知性)、Besinnung(意识)、Reflexion(反思)等词混用。术语的不一致或许表明,赫尔德本人也不很清楚这种 Besonnenheit 究竟是什么。

赫尔德的推理中包含着矛盾的命题。他断言,语言是悟性初次意识行为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悟性是发明语言的先决条件。但他自己也承认,悟性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有语言参与,语言和悟性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没有悟性,就不会有语言,而没有语言,悟性也不可想象。赫尔德曾指出苏斯米希的推论方式有问题:

“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和理性,人就不能接受神的教授,而没有神的教授,他当然也不会有理性和语言。”(40)

这样的推论就好比一个“永动陀螺”,可以不停地旋转下去;而且,“他可以把这个陀螺转起来对付我,我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付他”(同上)。可是,我们看到,赫尔德自己也被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怪物缠住了。当他认为人类语言由动物语言逐渐发展而来时,他坚持了演化的观点;但是,当他提出人的悟性自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态,足以一举发明语言时,演化的观点却为特创论所取代。



五

当年角逐普鲁士科学院奖的三十篇论作，唯有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其它有些篇虽然也曾出版，但知者甚少，鲜见于史。大多数作品则存入科学院档案室，一躺就是二百年。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语言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当年欧洲学坛上的这一盛事重新引起兴趣，才有人想起那批尘封的档案。1966 年，泰滕斯(Johann Nikolaus Tetens, 1737—1807)的《论诸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由 H. Pallus 加序再版(Berlin: Akademie-Verlag)。1975 年，美国人 A. D. Megill 在题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语言起源的辩论及其历史背景》的博士论文中，对参赛作品作了通盘考察。1989 年，英国学者 P. B. Salmon 撰《柏林科学院 1770 年关于语言起源的征文活动中赫尔德的某些竞争对手》一文，解读了其中四篇有分量的作品，并与赫尔德的论述作了比较。这四篇作品是：

- 1) 哲学教授梯德曼(Dieterich Tiedemann, 1748—1803)的《试释语言的起源》，德文。此作曾于 1772 年出版(Riga: Hartknoch)，甚至比赫尔德的论文正式出版还早数月，1978 年重印(Hildesheim: H. A. Gerstenberg)。
- 2) 哲学教授泰滕斯的《论诸语言和文字的起源》，1772 年出版(Bützow & Wismar: Berger-und Boednerschen Buchhandlung)，1966 年再版。
- 3) 地质学家费克塞尔(Georg Christian Fuchsel, 1722—1773)



的《地球和人类远古史草纲,兼释语言的起源》,德文,1773年出版(Frankfurt & Leipzig,出版社不详)。

- 4) 神甫柯比诺(Abbé Copineau)的《关于[各种]语言的起源和形成的综合论证》,法文,1774年出版(Paris: Ruault)。

Salmon 分析后认为,上述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在赫尔德的获奖论文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也未得到。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决然否认神造语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了那么多的惊叹号。^①赫尔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②既如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

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与其说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信念。而他所申述的信念其实并不为所有的评委接受。比如最后宣布竞赛结果的科学院常任秘书福尔梅(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mey, 1711—1797),就倾向于语言神授说。但是他的一票仍然投给了赫尔德。

① 见 Paul B. Salmon, “Also ran: some rivals of Herder in the Berlin Academy’s 1770 essay competition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刊于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xvi: 1/2, 1989), 42 页。

② 见《断想》(Aus den Fragmenten), A. 3, “关于语言的形成”, 收于 Erich Heintel 编的《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64 [1960]), 119 页。



这说明了什么？

六

《论语言的起源》首版于 1772 年 (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ss), 封面上印着让赫尔德引以为荣的说明文字: “皇家科学院 1770 年获奖论文”, “由科学院指定出版”。此后, 赫尔德又做了一些修改, 于 1789 年出了修订版 (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ss und Sohn)。这两个版本不同在哪里呢? R. Steig 和 B. Suphan 分析后认为, 修订版无论在内容和材料上还是形式上都没有多少更新; 赫尔德的修改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他只不过是想把原来作品中的那种狂飙运动时期特有的文体改换成古典文体。而经过这样的改换, 读者反而认不出赫尔德构思这部作品时原有的“心灵图像”(Bild seiner Seele)了。事实上, 只有 1772 年的第一版才对当时的科学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①

以上评论并非句句成理。要知道, 赫尔德本来就没有把修订版 (berichtigte Ausgabe) 做成“扩充”(erweiterte)版或“更新”(erneuerte)版的意图。在为修订版撰写的序文(1788)里他说: “作为一部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获奖作品, 本书基本上应该保持原样



^① Bernhard Suphan 编《赫尔德全集》第五卷第 XVI 页。

不变。”^①十余年过去后，他不是不想对原版的内容予以扩展和更新，但他没有这样做，正是出于“保持原样不变”的考虑。他维护了作品内容的历史原貌，并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主要出在文体上。赫尔德的确想把原先那种锋芒毕露、激情洋溢的文体改得妥帖和典雅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使文体“更平直更明了”，使表达“更贴切更温和”（同上）。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 1

“有 100000 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81）

“100000 条根据”，修订版改为“上百条根据”。

例 2

“现在，有一位冷酷的哲学家[译按指卢梭]大概会站出来问，人们通过什么规律，才迫使别人接受自己任意发明的语言，承认规律的有效性呢？”（117）

修订版删去了“冷酷的”一词。

例 3

“归根到底，语言好比是地球圆形表面上的普洛托斯

^① 《赫尔德全集》第五卷，第 156 页。第二版不是一点内容更新也没有，比如这样一条更正就很有意思：“有没有一只猩猩，用它那种像人一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词呢？”（45）在修订版中，赫尔德根据当时解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他对猩猩的发音器官的看法。把“像人一样的”改为“类似于人的”。